

IV 唐五代文學

王 勃 杜少府之任蜀州

城闕輔三秦，風煙望五津。與君離別意，同是宦遊人。海內
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。無為在歧路，兒女共沾巾。

陳子昂 登幽州臺歌

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。

王 維 鹿柴

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。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

辛夷塢

木末芙蓉花，山中發紅萼。澗戶寂無人，紛紛開且落。

積雨輞川莊作

積雨空林煙火遲，蒸藜炊黍餉東菑。漠漠水田飛白鷺，陰陰
夏木轉黃鸝。山中習靜觀朝槿，松下清齋折露葵。野老與人爭席
罷，海鷗何事更相疑？

李 白

玉階怨

玉階生白露，夜久侵羅襪。却下水精簾，玲瓏望秋月。

敬亭山獨坐

衆鳥高飛盡，孤雲獨去閑。相看兩不厭，只有敬亭山。

早發白帝城

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

山中問答

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。問余何事棲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閑。

春思

燕草如碧絲，秦桑低綠枝。當君懷歸日，是妾斷腸時。春風不相識，何事入羅帷？

月下獨酌

花間一壺酒，獨酌無相親。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月既不解飲，影徒隨我身。暫伴月將影，行樂須及春。我歌月徘徊，

我舞影零亂。醒時同交歡，醉後各分散。永結無情遊，相期邀雲漢！

杜 甫

春望

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。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。

旅夜書懷

細草微風岸，危檣獨夜舟。星垂平野濶，月湧大江流。名豈文章著？官應老病休。飄飄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鷗。

詠懷古跡

(一)

支離東北風塵際，漂泊西南天地間。三峽樓臺淹日月，五溪衣服共雲山。羯胡事主終無賴，詞客哀時且未還。庾信平生最蕭瑟，暮年詩賦動江關。

(二)

搖落深知宋玉悲，風流儒雅亦吾師。悵望千秋一灑淚，蕭條異代不同時。江山故宅空文藻，雲雨荒臺豈夢思？最是楚宮俱泯滅，舟人指點到今疑。

(三)

羣山萬壑赴荆門，生長明妃尚有村。一去紫臺連朔漠，獨留青塚向黃昏。畫圖省識春風面，環珮空歸月夜魂。千載琵琶作胡語，分明怨恨曲中論。

(四)

諸葛大名垂宇宙，宗臣遺像肅清高。三分割據紆籌策，萬古雲霄一羽毛。伯仲之間見伊呂，指揮若定失蕭曹。運移漢祚終難復，志決身殲軍務勞。

石壕吏

暮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。老翁踰牆走，老婦出門看。吏呼一何怒，婦啼一何苦。聽婦前致詞：「三男鄰城戍。一男附書至，二男新戰死。存者且偷生，死者長已矣！室中更無人，惟有乳下孫。孫有母未去，出入無完裙。老嫗力雖衰，請從吏夜歸。急應河陽役，猶得備晨炊。」夜久語聲絕，如聞泣幽咽。天明登前途，獨與老翁別。

無家別

寂寞天寶後，園廬但蒿藜。我里百餘家，世亂各東西。存者無消息，死者為塵泥。賤子因陣敗，歸來尋舊蹊。久行見空巷，日瘦氣慘悽。但對狐與狸，豎毛怒我啼。四鄰何所有？一二老寡妻。宿鳥戀本枝，安辭且窮棲。方春獨荷鋤，日暮還灌畦。縣吏知我至，召令習鼓鼙。雖從本州役，內顧無所攜。近行止一身，遠去終轉迷。家鄉既蕩盡，遠近理亦齊。永痛長病母，五年委溝谿。生我不得力，終身兩酸嘶。人生無家別，何以為蒸藜。

白居易

賦得古原草送別

離離原上草，一歲一枯榮；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遠芳侵古道，晴翠接荒城。又送王孫去，萋萋滿別情。

琵琶行 并序

元和十年，予左遷九江郡司馬。明年秋，送客湓浦口。聞舟中夜彈琵琶者，聽其音，錚錚然有京都聲。問其人，本長安倡女，嘗學琵琶於穆、曹二善才。年長色衰，委身為賈人婦。遂命酒，使快彈數曲，曲罷憫然。自叙少小時歡樂事，今漂淪憔悴，轉徙於江湖間。予出官二年，恬然自安，感斯人言，是夕始覺有遷謫意。因為長句，歌以贈之，凡六百一十六言，命曰『琵琶行』。

潯陽江頭夜送客，楓葉荻花秋瑟瑟。主人下馬客在船，舉酒欲飲無管絃，醉不成歡慘將別，別時茫茫江浸月。忽聞水上琵琶聲，主人忘歸客不發。

尋聲暗問彈者誰？琵琶聲停欲語遲。移船相近邀相見，添酒回燈重開宴。千呼萬喚始出來，猶抱琵琶半遮面。轉軸撥絃三兩聲，未成曲調先有情。絃絃掩抑聲聲思，似訴平生不得志。低眉信手續續彈，說盡心中無限事。輕攏慢撚抹復挑，初為『霓裳』後『六么』。大絃嘈嘈如急雨，小絃切切如私語；嘈嘈切切錯雜彈，大珠小珠落玉盤。間關鶯語花底滑，幽咽泉流水下灘。水泉冷澀絃凝絕，凝絕不通聲暫歇。別有幽愁暗恨生，此時無聲勝有聲。銀瓶乍破水漿迸，鐵騎突出刀槍鳴。曲終收撥當心畫，四絃一聲如裂帛。東船西舫悄無言，唯見江心秋月白。

沈吟放撥插絃中，整頓衣裳起斂容。自言：「本是京城女，家在蝦蟆陵下住。十三學得琵琶成，名屬教坊第一部。曲罷曾教

善才服，妝成每被秋娘妒。五陵年少爭纏頭，一曲紅綃不知數。鈿頭雲篋擊節碎，血色羅裙翻酒污。今年歡笑復明年，秋月春風等閑度。弟走從軍阿嬈死，暮去朝來顏色故。門前冷落車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婦。商人重利輕別離，前月浮梁買茶去。去來江口守空船，遠船月明江水寒。夜深忽夢少年事，夢啼妝淚紅欄杆。」

我聞琵琶已歎息，又聞此語重唧唧。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！我從去年辭帝京，謫居臥病潯陽城。潯陽地僻無音樂，終歲不聞絲竹聲。住近滄江地低濕，黃蘆苦竹繞宅生。其間旦暮聞何物？杜鵑啼血猿哀鳴。春江花朝秋月夜，往往取酒還獨傾。豈無山歌與村笛？嘔啞嘲嘖難為聽。今夜聞君琵琶語，如聽仙樂耳暫明。莫辭更坐彈一曲，為君翻作『琵琶行』。

感我此言良久立，却坐促絃絃轉急，淒淒不似向前聲，滿座重聞皆掩泣。座中泣下誰最多？江州司馬青衫濕。

長恨歌

漢皇重色思傾國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。楊家有女初長成，養在深閨人未識。天生麗質難自棄，一朝選在君王側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。春寒賜浴華清池，溫泉水滑洗凝脂；侍兒扶起嬌無力，始是新承恩澤時。雲鬢花顏金步搖，芙蓉帳暖度春宵；春宵苦短日高起，從此君王不早朝。承歡侍宴無閒暇，春從春遊夜專夜。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。金屋妝成嬌侍夜，玉樓宴罷醉和春。姊妹弟兄皆列土，可憐光彩生門戶，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！驪宮高處入青雲，仙樂風飄處處聞，緩歌慢舞凝絲竹，盡日君王看不足。漁陽鼙鼓動地來，驚破『霓裳羽衣曲』！

九重城闕煙塵生，千乘萬騎西南行。翠華搖搖行復止，西出都門百餘里，六軍不發無奈何，宛轉蛾眉馬前死。花鈿委地無人

收，翠翹金雀玉搔頭。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淚相和流。黃埃散漫風蕭索，雲棧縈紆登劍閣。峨嵋山下少人行，旌旗無光日色薄。蜀江水碧蜀山青，聖主朝朝暮暮情。行宮見月傷心色，夜雨聞鈴腸斷聲。

天旋日轉迴龍馭，到此躊躇不能去。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見玉顏空死處。君臣相顧盡沾衣，東望都門信馬歸。歸來池苑皆依舊，太液芙蓉未央柳，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對此如何不淚垂？春風桃李花開日，秋雨梧桐葉落時，西宮南內多秋草，落葉滿階紅不掃。梨園弟子白髮新，椒房阿監青娥老。夕殿螢飛思悄然，孤燈挑盡未成眠。遲遲鐘鼓初長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。鴛鴦瓦冷霜華重，翡翠衾寒誰與共？悠悠生死別經年，魂魄不曾來入夢。

臨邛道士鴻都客，能以精誠致魂魄，為感君王輟轉思，遂教方士殷勤覓。排雲馭氣奔如電，升天入地求之徧。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。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飄渺間。樓閣玲瓏五雲起，其中綽約多仙子。中有一人字太真，雪膚花貌參差是。金闕西廂叩玉扃，轉教小玉報雙成。聞道漢家天子使，九華帳裏夢魂驚。攬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銀屏迤邐開。雲鬢半偏新睡覺，花冠不整下堂來。風吹仙袂飄颻舉，猶似『霓裳羽衣』舞。玉容寂寞淚欄杆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含情凝睇謝君王，一別音容兩渺茫。昭陽殿裏恩愛絕，蓬萊宮中日月長。回頭下望人寰處，不見長安見塵霧。唯將舊物表深情，鈿合金釵寄將去。釵留一股合一扇，釵擘黃金合分鈿；但教心似金鈿堅，天上人間會相見。臨別殷勤重寄詞，詞中有誓兩心知，七月七日長生殿，夜半無人私語時：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」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盡期！

李商隱

登樂遊原

向晚意不適，驅車登古原。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

夜雨寄北

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。何當共翦西窗燭，卻話巴山夜雨時。

無題

相見時難別亦難，東風無力百花殘。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曉鏡但愁雲鬢改，夜吟應覺月光寒。蓬山此去無多路，青鳥殷勤為探看。

錦瑟

錦瑟無端五十絃，一絃一柱思華年。莊生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託杜鵑。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。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。

韓 愈

師說

古之學者必有師。師者，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為惑也，終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，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，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？是故無貴無賤，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。

嗟乎！師道之不傳也久矣！欲人之無惑也難矣！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，猶且從師而問焉。今之衆人，其下聖人也亦遠矣，而恥學於師！是故聖益聖，愚益愚；聖人之所以為聖，愚人之所以為愚，其皆出於此乎！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；於其身也，則恥師焉，惑矣。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，非吾所謂傳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師焉，或不焉。小學而大遺，吾未見其明也。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不恥相師。士大夫之族，曰師、曰弟子云者，則羣聚而笑之；問之，則曰：「彼與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」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。嗚呼！師道之不復，可知矣。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！

聖人無常師，孔子師郟子、萇弘、師襄、老聃。郟子之徒，其賢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。」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。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如是而已。

李氏子蟠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藝經傳，皆通習之，不拘於時，學於余，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『師說』以貽之。

答李翊書

六月二十六日，愈白。李生足下：

生之書辭甚高，而其問何下而恭也！能如是，誰不欲告生以其道。道德之歸也有日矣，況其外之文乎？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，焉足以知是且非邪？雖然，不可不為生言之。

生所謂立言者，是也；生所為者與所期者，甚似而幾矣。抑不知生之志，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？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？蘄勝於人而取於人，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。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；養其根而竦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。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曄。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也。

抑又有難者：愈之所為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。雖然，學之二十餘年矣。始者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；處若忘，行若遺；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戛戛乎其難哉！其觀於人，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猶不改。然後識古書之正偽，與雖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白黑分矣；而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汨汨然來矣。其觀於人也，笑之則以為喜，譽之則以為憂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吾又懼其雜也，迎而拒之，平心而察之；其皆醇也，然後肆焉。雖然，不可以不養也。行之乎仁義之途，游之乎詩書之源。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，終吾身而已矣。

氣，水也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，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。氣之與言猶是也。氣盛，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。雖如是，其敢自謂幾於成乎？雖幾於成，其用於人也奚取焉？

雖然，待用於人者，其肖於器邪？用與舍屬諸人。君子則不然。處心有道，行己有方。用則施諸人，舍則傳諸其徒，垂諸文而為後世法。如是者其亦足樂乎？其無足樂也？有志乎古者希矣！志乎古，必遺乎今，吾誠樂而悲之。亟稱其人，所以勸之，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。問於愈者多矣，念生之言不志乎利，聊相為言之。愈白。

柳宗元

三戒并序

吾恆惡世之人，不知推己之本，而乘物以逞；或依勢以干其非類，出技以怒強，竊時以肆暴，然卒迨於禍。有客談麋、驢、鼠三物，似其事，作三戒。

臨江之麋

臨江之人，畋得麋斃，畜之。入門，羣犬垂涎，揚尾皆來。其人怒，恒之，自是日抱就犬習，示之使勿動，稍使與之戲。

積久，犬皆如人意。麋斃稍大，忘己之麋也，以為犬良我友，抵觸偃仆益狎。犬畏主人，與之俯仰甚善，然時啖其舌。

三年，麋出門外，見外犬在道甚衆，走欲與為戲。外犬見而喜且怒，共殺食之，狼藉道上。麋至死不悟。

黔之驢

黔無驢，有好事者船載以入，至則無可用，放之山下。虎見之，危然大物也，以為神，蔽林間窺之。稍出近之，惴惴然莫相知。

他日，驢一鳴，虎大駭遠遁，以為且噬己也，甚恐。然往來視之，覺無異能者。益習其聲，又近出前後，終不敢搏。稍近益狎，蕩倚衝冒，驢不勝怒，蹄之。虎因喜，計之曰：「技止此耳。」因跳踉大啖，斷其喉，盡其肉，乃去。

噫！形之危也類有德，聲之宏也類有能。向不出其技，虎雖猛，疑畏，卒不敢取。今若是焉，悲夫！

永某氏之鼠

永有某氏者，畏日，拘忌異甚。以為己生歲直子。鼠、子神也；因愛鼠，不畜貓犬，禁僮勿擊鼠。倉廩庖廚，悉以恣鼠不問。

由是鼠相告，皆來某氏，飽食而無禍。某氏室無完器，椀無完衣，飲食，大率鼠之餘也。晝累累與人兼行，夜則竊齧鬪暴，其聲萬狀，不可以寢，終不厭。

數歲，某氏徙居他州。後人來居，鼠為態如故。其人曰：「是陰類惡物也，盜暴尤甚，且何以至是乎哉？」假五六貓，闔門，撤瓦，灌穴，購僮羅捕之。殺鼠如丘，棄之隱處，覓數月乃已。

嗚呼！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恆也哉！

始得西山宴遊記

自余為僇人，居是州，恒惴慄。其隙也，則施施而行，漫漫而遊。日與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迴溪，幽泉怪石，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，醉則更相枕以臥。臥而夢，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。覺而起，起而歸。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！
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因坐法華西亭，望西山，始指異之。遂命僕過湘江，緣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，窮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，箕踞而遨，則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勢，岿然窪然，若垤若穴，尺寸千里，攢蹙累積，莫得遯隱。縈青繚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。然後知是山之特立，不與培塿為類。悠悠乎與灝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，頽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。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。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，遊於是乎始。故為之文以志。

是歲元和四年也。

杜光庭

虬髯客傳

隋煬帝之幸江都也，命司空楊素守西京。素驕貴，又以時亂，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。奢貴自奉，禮異人臣。每公卿入言，賓客上謁，未嘗不踞牀而見，令美人捧出。侍婢羅列，頗僭於上。末年愈甚，無復知所負荷，有扶危持顛之心。

一日，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，獻奇策。素亦踞見。公前揖曰：「天下方亂，英雄競起。公為帝室重臣，須以收羅豪傑為心，不宜踞見賓客。」素斂容而起，謝公。與語，大悅，收其策而退。

當公之騁辯也，一妓有殊色，執紅拂，立於前，獨目公。公既去，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：「問去者處士第幾？住何處？」公具以對。妓頷而去。

公歸逆旅。其夜五更初，忽聞叩門而聲低者，公起問焉，乃紫衣戴帽人，杖揭一囊。公問：「誰？」曰：「妾，楊家之紅拂妓也。」公遽延入。脫去衣帽，乃十八九佳麗人也！素面畫衣而拜。公驚，答拜。曰：「妾侍楊司空久，閱天下之人多矣，無如公者。絲蘿非獨生，願託喬木，故來奔耳！」公曰：「楊司空權重京師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彼屍居餘氣，不足畏也！諸妓知其無成，去者衆矣。彼亦不甚逐也。計之詳矣，幸無疑焉！」問其姓。曰：「張。」問其伯仲之次。曰：「最長。」觀其肌膚、儀狀、言詞、氣性，真天人也！公不自意獲之，愈喜愈懼，瞬息萬慮不安，而窺戶者無停屢。數日，亦聞追訪之聲，意亦非峻。乃雄服乘馬，排闥而去，將歸太原。

行次靈石旅舍，既設牀，爐中烹肉且熟。張氏以髮長委地，立梳牀前。公方刷馬。忽有一人，中形，赤髯而虬，乘蹇驢而來，投革囊於爐前，取枕欹臥，看張梳頭。公怒甚，未決，猶刷馬。張氏熟視其面，一手握髮，一手映身搖示公，令勿怒。急急梳頭畢，斂衽前問其姓。臥客答曰：「姓張。」對曰：「妾亦姓張，合是妹。」遽拜之，問：「第幾？」曰：「第三。」因問：「妹

第幾？」曰：「最長。」遂喜曰：「今多幸逢一妹！」張氏遙呼：「李郎，且來見三兄！」公驟拜之。遂環坐。曰：「羹者何肉？」曰：「羊肉，計已熟矣。」客曰：「飢！」公出市胡餅。客抽腰間匕首，切肉共食。食竟，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，甚速。客曰：「觀李郎之行，貧士也，何以致斯異人？」曰：「靖雖貧，亦有心者焉。他人見問，故不言；兄之問，則不隱耳。」具言其由。曰：「然則將何之？」曰：「將避地太原。」曰：「然，吾故非君所致也。」曰：「有酒乎？」曰：「主人西，則酒肆也。」公取酒一斗。既巡，客曰：「吾有少下酒物，李郎能同之乎？」曰：「不敢！」於是開革囊，取一人頭並心肝，卻頭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，共食之。曰：「此人天下負心者！銜之十年，今始獲之，吾憾釋矣！」又曰：「觀李郎儀形器宇，真丈夫也！亦聞太原有異人乎？」曰：「嘗識一人，愚謂之真人也。其餘，將帥而已。」曰：「何姓？」曰：「靖之同姓。」曰：「年幾？」曰：「僅二十。」曰：「今何為？」曰：「州將之子。」曰：「似矣。亦須見之。李郎能致吾一見乎？」曰：「靖之友劉文靜者，與之狎，因文靜見之可也。然兄何為？」曰：「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，使訪之。李郎明發，何日到太原？」靖計之日。曰：「達之明日日方曙，候我於汾陽橋！」言訖，乘驢而去，其行若飛，迴顧已失。公與張氏且驚且喜，久之，曰：「烈士不欺人。固無畏！」促鞭而行。

及期，入太原，果復相見，大喜，偕詣劉氏。詐謂文靜曰：「以善相者思見郎君，請迎之！」文靜素奇其人，一旦聞有客善相，遽致使迎之。使迴而至，不衫不履，褐裘而來，神氣揚揚，貌與常異。虬髯默居末坐，見之心死。飲數杯，招靖曰：「真天子也！」公以告劉，劉益喜，自負。既出，而虬髯曰：「吾得十八九矣，然須道兄見之。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，某日午時，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。下有此驢及瘦驢，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。到即登馬。」又別而去。公與張氏復應之。

及期，訪馬，宛見二乘，攬衣登樓。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，見公驚喜，召坐。圍飲十數巡。曰：「樓下櫃中有錢十萬，擇一深隱處駐一妹。某日，復會我於汾陽橋。」如期至，即道士與虬髯已到矣。俱謁文靜。時方奕棋，揖而話心焉。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。道士對奕，虬髯與公傍侍焉。俄而文皇到來，精采驚人，長揖而坐。神氣清朗，滿坐風生，顧盼煒如也。道士一見慘然，下棋子曰：「此局全輸矣！於此失卻局哉！救無路矣！復奚言！」罷奕而請去。既出，謂虬髯曰：「此世界非公世界，他方可也。勉之，勿以為念！」因共入京。

虬髯曰：「計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。到之明日，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。李郎相從一妹，懸然如磬。欲令新婦祇謁，略議從容，無前卻也！」言畢，吁嗟而去。

公策馬而歸。即到京，遂與張氏同往，乃一小板門子。叩之，有應者，拜曰：「三郎令候李郎、一娘子久矣。」延入重門，門愈壯。婢四十人，羅列庭前。奴二十人，引公入東廳。廳之陳設，窮極珍異，箱中粧奩冠鏡首飾之盛，非人間之物。巾櫛粧飾畢，請更衣，衣又珍異。既畢，傳云：「三郎來！」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，亦有龍虎之狀，歡然相見。催其妻出拜，蓋亦天人耳。遂延中堂，陳設盤筵之盛，雖王公家不侔也。四人對饌訖，陳女樂二十人，列奏於前，似從天降，非人間之曲。食畢，行酒。家人自東堂舁出二十牀，各以錦繡帕覆之。既陳，盡去其帕，乃文簿鑰匙耳。虬髯曰：「此盡寶貨泉貝之數，吾之所有，悉以充贈。何者？欲於此世界求事，當龍戰三二十載，建少功業。今既有主，住亦何為？太原李氏，真英主也！三五年內，即當太平。李郎以奇特之才，輔清平之主，竭心盡善，必極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姿，蘊不世之藝，從夫之貴，榮及軒裳。非一妹不能識李郎，非李郎不能榮一妹。聖賢起陸之漸，際會如期；虎嘯風生，龍吟雲萃，固非偶然也。持余之贈，以佐真主，贊功業也，勉之哉！此後十年，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，是吾得事之秋也。一妹與李郎可瀝

酒東南相賀！」因命家童列拜，曰：「李郎、一妹，是汝主也！」言訖，與其妻從一奴，乘馬而去。數步，遂不復見。公據其宅，乃為豪家，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，遂匡天下。

貞觀十年，公以左僕射平章事。適南蠻入奏，曰：「有海船千艘，甲兵十萬，入扶餘國，殺其主自立，國已定矣。」公心知虬髯得事也。歸告張氏，具衣拜賀，瀝酒東南祝拜之。乃知真人之興也，非英雄所冀。況非英雄乎？人臣之謬思亂者，乃螳臂之拒走輪耳。我皇家垂福萬葉，豈虛然哉！或曰：「衛公之兵法，半乃虬髯所傳耳！」

佚 名

白猿傳

梁大同末，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，至桂林，破李師古陳徹。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，悉平諸洞，深入險阻。紇妻織白，甚美。其部人曰：「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？地有神，善竊少女，而美者尤所難免，宜謹護之。」紇甚疑懼，夜勒兵環其廬，匿婦密室中，謹閉甚固，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。是夕陰風晦黑，至五更，寂然無聞。守者怠而假寐，忽若有物驚寤者，即已失妻矣。關扃如故，莫知所出。出門山險，咫尺迷悶，不可尋逐。迨明，絕無其跡。紇大憤痛，誓不徒還。因辭疾，駐其軍，日往四週，即深陵險以索之。

既逾月，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，得其妻繡履一隻，雖為雨浸濡，猶可辨識。紇尤悽悼，求之益堅。選壯士三十人，持兵負糧，巖棲野食。又旬餘，遠所舍約二百里，南望一山，蔥秀迴出。至其下，有深溪環之，乃編木以度。絕巖翠竹之間，時見紅綵，聞笑語音。捫蘿引絙，而陟其上，則嘉樹列植，間以名花，其下綠蕪，豐軟如毯。清迴岑寂，杳然殊境。東向石門，有婦人數十，

帔服鮮澤，嬉遊歌笑，出入其中。見人皆慢視遲立，至則問曰：「何因來此？」紇具以對。相視歎曰：「賢妻至此月餘矣。今病在牀，宜遣視之。」入其門，以木為扉。中寬闢若堂者三。四壁設牀，悉施錦薦。其妻臥石榻上，重茵累席，珍食盈前。紇就視之。回眸一睇，即疾揮手令去。諸婦人曰：「我等與公之妻，比來久者十年。此神物所居，力能殺人，雖百夫操兵，不可制也。幸其未返，宜速避之。但求美酒兩斛，食犬十頭，麻數十斤，當相與謀殺之。其來必以正午，後慎勿太早。以十日為期。」因促之去。紇亦遽退。

遂求醇醪與麻、犬，如期而往。婦人曰：「彼好酒，往往致醉。醉必騁力，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，一踊皆斷。嘗紉三幅，則力盡不解。今麻隱帛中束之，度不能矣。遍體皆如鐵，唯臍下數寸，常護蔽之，此必不能禦兵刃。」指其旁一巖曰：「此其食廩。當隱於是，靜而伺之。酒置花下，犬散林中，待吾計成，招之即出。」如其言，屏氣以俟。日晡，有物如匹練，自他山下，透至若飛，徑入洞中。少選，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，白衣曳杖，擁諸婦人而出。見犬驚視，騰身執之，披裂吮咀，食之致飽。婦人競以玉盃進酒，諧笑甚歡。既飲數斗，則扶之而去。又聞嬉笑之音。良久，婦人出招之，乃持兵而入。見大白猿，縛四足於牀頭，顧人蹙縮，求脫不得，目光如電。競兵之，如中鐵石。刺其臍下，即飲刃，血射如注。乃大嘆咤曰：「此天殺我，豈爾之能。然爾婦已孕，勿殺其子，將逢聖帝，必大其宗。」言絕乃死。搜其藏，寶器豐積，珍羞盈品，羅列几案。凡人世所珍，靡不充備，名香數斛，寶劍一雙。婦人三十輩，皆絕色。久者至十年。云，色衰必被提去，莫知所置。又採補唯止其身，更無黨類。旦盥洗，著帽，加白裕，被素羅衣，不知寒暑。遍身白毛，長數寸。所居常讀木簡，字若符篆，了不可識；已，則置石磴下。晴晝或舞雙劍，環身電飛，光圓若月。其飲食無常，喜啗果栗，尤嗜犬，咀而飲其血。日始逾午，即歎然而逝。半晝往返數千里，

及晚必歸，此其常也。所須無不立得。夜就諸床翫戲，一夕皆周，未嘗寢寐。言語淹詳，華旨會利。然其狀，卽猥獲類也。今歲木落之初，忽愴然曰：「吾為山神所訴，將得死罪。亦求護之於衆靈，庶幾可免。」前月哉生魄，石磴生火，焚其簡書。悵然自失曰：「吾已千歲，而無子。今有子，死期至矣。」因顧諸女，汎瀾者久之，且曰：「此山峻絕，未嘗有人至。上高而望，絕不見樵者。下多虎狼怪獸。今能至者，非天假之，何耶？」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，猶有知其家者。

紇妻周歲生一子，厥狀肖馬。後紇為陳武帝所誅。素與江總善，愛其子聰悟絕人，常留養之，故免於難。及長，果文學善書，知名於時。

菩薩蠻

韋 莊

(一)

人人盡說江南好，遊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於天，畫船聽雨眠。
 鑪邊人似月，皓腕凝霜雪。未老莫還鄉，還鄉須斷腸！

(二)

如今卻憶江南樂，當時年少春衫薄。騎馬倚斜橋，滿樓紅袖招。
 翠屏金屈曲，醉入花叢宿。此度見花枝，白頭誓不歸。

(三)

勸君今夜須沈醉，樽前莫話明朝事。珍重主人心，酒深情亦深。
 須愁春漏短，莫訴金杯滿。遇酒且呵呵，人生能幾何？

烏夜啼

李 煜

昨夜風兼雨，簾幃颯颯秋聲；燭殘漏斷頻敲枕，起坐不能平。
 世事漫隨流水，算來夢裏浮生。醉鄉路穩宜頻到，此外不堪行。

虞美人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，往事知多少？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！
 雕闌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！

相見歡

(一)

無言獨上西樓。月如鉤。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。 翦不斷，
理還亂，是離愁。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。

(二)

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，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。 胭脂淚，
相留醉，幾時重？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。

浪淘沙

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，羅衾不耐五更寒。夢裏不知身是客，
一晌貪歡。 獨自莫憑闌，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。流水
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。